



古代求学智慧

石地 著

现在很多孩子不爱学习，一提起语文数学就头疼，要是让他再背两个英语单词，那就更是不耐烦了。可是，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书名：古代求学智慧

目 录

第一章 读书是立身之本

诚是为学之道

人要立志

做学问贵在有所选择

偶尔也要露才华

学问的核心是中庸之道

读书要以书随我，不要以我随书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学问不要舍易求难

学习如登山

学无始时

第二章 做人要先立定志向

勤做实事，少说大话

择师定终身

天资聪慧的人也必须学习

要始终保持“童心”

由近及远，由易到难

自我满足是学习的大敌

登泰山而小天下

人之不同，在于学习努力不同

循序渐进才能达到深谋远虑

以学养心，学实并举

富贵使人愚蠢，贫贱催人发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不做书本的奴隶

遇事要用心思考

因材施教

“静”能根治学者的百病

别人知道一件事，你要知道一百件

不能身体力行，虽有所见亦作无用

不耻下问

第三章 求学要精益求精

持之以恒，水滴石穿

镜子不可以自照

为师之学

学以致用

知识如金字塔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学无止境

君子的准则

朴实自然是最高的仁义礼智信

仁德是安逸之所
好品行要靠后天的学习修来
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诚信则人亲百事成

第四章 修身要养心、治心、诚心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
治世者首先要修治内心
修身须做到勤俭刚明
修身洁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富贵者更应树立己身
修身如雕石磨玉
最高的德行如流水
圣人的人格
修养身心是做事的根本
积善成德
以义正我
修身的品质要随时势而变
器量随见识而增长
做人要有知耻之心
人生福境祸区皆由念想造成
凡事预则立
人要支配习惯
既要担当大事，也要忙中取闲
不要自以为智
不以贵骄人
保持一颗平常心
不要认为微小就不提防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名利如火坑，贪婪是苦海

第五章 富贵不约，骄奢自到；骄奢不请，死亡自来

安于自然变化是修身的上乘功夫
良知诚就能光明
修正辩、信、勇、法至合理
极大的欢乐在于“无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圣贤也会有错
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
学问与做人，做人更重要

正文

第一章 读书是立身之本

（清）张英

圣贤认为，人心很容易变坏，而良好的品德却不容易培养起来。“危”指的是追求欲望之心，好像大堤约束水，堤围崩溃是容易的事，一旦溃决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微”指的是理义伦常之心，好像帐子映灯火，似有似无。

人的心胸至灵至动，不可过分劳累，亦不可过分安逸，只有读书学习才可以保养它劳逸适中。我们常常见到风水先生用磁石养护指南针，这个道理正好说明书籍才是保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安闲逸乐无事可做的人整天不看书，那么他的起居出人，身体心灵就没有依留安定的地方。眼睛没有安顿的时刻，一定会精神涣散、杂乱颠倒，处于逆境感到不高兴，处于顺境也会感到不高兴。别人常常令他惊慌烦恼，觉得别人的一举一动没有顺眼的。这样的人必定是一个不读书学习的人。

古人说过，扫地焚香后，清福已经具有。有福气的人，在享福的同时也读点书；没有福气的人，心中便会产生其他的念头。这些话真是讲到了最重要之处。对于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从不读书的人认为，似乎全被自己一人碰到了，感到极其难堪。这样的人由于不读书，所以他不知道古人碰到的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比自己还多百倍，只是没能细心体验罢了。比如宋代苏东坡先生，一生吟诗作赋，在他死后，文章一刊印出来，名声震惊千古后世。而他在世之时忧虑别人说坏话，害怕别人讥笑毁谤，困苦艰难往复迁移于潮州、惠州之间，他的儿子光着脚过河，睡在牛栏边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啊！又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没有后代，宋代文学家陆游忍饥挨饿，都载在古书里面。他们都是名传千古的人，而所经历的事情却如此不尽如人意，如果平心静气地观察他们的经历，那么人世间所碰到的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就可以想得通，任何不满意的想法也会很快打消了。

一个人如果不读书，那么就会只看到自己的经历很苦，而产生无穷无尽的怨恨愤激之心，忧郁烦躁不安，为什么要弄到如此地步呢？况且富裕兴盛的事情，古人也会碰到，气盛权倾一时，转眼也都会没有了。所以读书可以增长道义之心，是保养身体的首要事情。读书时死记硬背大部头的文集，用以争长短胜负、名声利禄，那是很辛苦的。如果粗略浏览一遍，就不会弄到劳心疲神的境地，只当冷眼于自由自在之中看出古人文章里面重要而转折承接的地方就行了。

诚是为学之道

（宋）吕本中

荣阳公曾说：“世上喜欢说‘无好人’这三个字的人，可以说是自己伤害自己的人。”包公做官时，百姓中有人说：“有人借给我白银百两，他死了，我去还给他儿子，他儿子却不肯接受，请求包公帮我把白银归还。”包公召见那位不肯接受白银的人，那人却推辞说：“先父未曾委托别人白银啊。”，两人相互推让了好久。包公因而说：“看了这件事，说世上无好人的，也许可以稍微有点惭愧了吧。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只要看这件事就知道了。”

刘器之小时在洛中侍奉司马公两年，临别时，问司马公为学之道是什么，司马公说：“根本在于至诚。”器之就仿效颜回问孔子，说：“请讲得再具体点。”司马公说：“从不随便乱说开始。”器之从此以后用此话来约束自己，不敢有失误。李君行从虔州进京，到泗州，他的小辈请求先行一步。君行问原因，回答说：“科场近，想先到京师，注上开封籍贯以便应考。”君行不答应，说：“你是虔州人，注开封籍贯，这不是想求侍君而先欺君吗？这样做怎么行

呢？宁可缓几年，也不能这样做。”

正献公小时候不曾赌博，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收下别人的有伤廉洁，送给别人又败坏道义。”

荥阳公与父辈们从小官做起，坚守职责，不曾要人举荐过，把这作为小辈的戒条。仲父舜从在会稽任职，有人讥笑他不求长进，仲父的回答很好，他说勤守职事，其他不敢不谨慎，这就是求上进了。

韩魏公留守北京，曾经长期使用一个使臣，使臣要求离开他去参选做官，韩魏公不放他走。几年后，使臣抱怨韩魏公不放他走，对韩魏公说：“我去参选是为了做官，如今一直留在您这里，总是做奴仆的了。”韩魏公笑着摒退众人，然后说：“你还记得某年某月某日，你偷窃官银几十两放进自己腰包的事情吗？只有我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我所以不放你，是怕你当官不小心，必定会丢官送命的啊。”使臣惭愧地道谢。韩魏公的宽宏大量让人如此佩服。

晚辈不能忍受指责，就不配做人；听人说秘密话，不能守住而随便泄露的人，也不配做人。

人要立志

（晋）嵇康

人不立志，不能算人。君子考虑事情，应当效法好的，认真思考筹划后，再付诸行动。立志要做的事，就在心里发誓做好，始终不二。只怕自己力量不济，期于必成。如果放松懈怠，或因外物的牵挂，或受私欲的拖累，对眼前小事或私情摆脱不开，就会考虑去做还是不做，心里引起矛盾斗争，导致功败垂成。这样的人，用于防守则不坚固，用于攻取则胆小懦弱，和他立誓约则相违背，和他商量事情则多泄密。碰上欢乐的事情则多放纵情感，自处安逸则极意声色，所以表面上虽繁华闪耀，而事实上无实效、无结果，这是令君子为之叹息的。至于申包胥到秦国哭援兵救楚，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柳下惠守信不欺，西汉苏武持节不降，可称矢志不移。他们认为这样做才心安理得，出之自然。这是立志特别坚定的表现。对于县中吏，对他表示尊敬就行了，不要很亲密，不要经常拜访他，拜访他时要有个选择，和别人一同去，不要独自在前或独自在后。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长吏好打听外事，恐怕有所举发，被他人猜疑，不能白免。多做少说，谨慎自守，就可免受埋怨责备。

立身处世，自然应当清高淡泊，如有人把烦劳之事嘱托你，要使人尽力，或托人之请求，应当婉言谢绝。不干预这些人的事，就可以取得谅解。如果事情急迫，不帮助心里不忍，可以表面表示拒绝，而私下秘密帮助。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可以远离善恶是非之地，其次可以杜绝别人的许多请托，最终可以保全清廉的名声，这也是立志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一定要立志。从前立志是君子的事，后来也成为普通人的事，但如果不先立下一个志向，那么心中就没有确定的方向，就会胡作非为，成为天下的小人，大家都会讨厌你，瞧不起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那么不管做官不做官，人人都会敬重你。所以首先要立志。

人的气质是天生而来，本来难以改变，惟有读书能够影响气质。古代精于相术的人都认为读书可以变换人的骨相。要想得到根本的改变，必须先立下坚韧不拔的志气。

做学问贵在有所选择

（明）吕坤

假若涵养没有固定，一个人从生到死会有多少次改变？就算具备一定的知识，也无法保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学者的德性必定要非常坚定。只有自己的涵养坚定了，无论是正常

还是变化、贫困还是发达、生存还是死亡都看得很平常。就算碰到困难，也不算什么难事。倘若平常不遇上什么事，不管怎样看都是一个好人，一旦碰上一个小小的麻烦，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假如碰上大事、难事，那又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因而不能轻易嘲笑古人，恐怕这方面我们未必比人家做得好。

身处陋室却能坚守真理让鬼神折服，居家的日子不被妻子儿女厌恶，如此才称得上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勉强在众人面前支撑，一时一事侥幸没有露出真面孔，因此称这样的人为贤人，真正的君子恐怕并不是这样。

一旦没有了呼吸，就再也没有复活的道理。一呼一吸暗中累积，人就不知不觉白了头。冷静地观察君子，他们之所以抚腿自叹，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有所作为，因而更加珍惜时光。但是珍惜光阴也各有不同。富贵的人感叹他的荣华富贵没有达到最高点；追求功名的人感慨自己的事业没有成功；放荡的浪子终日沉湎于酒色以消磨时光；贪心鄙俗的人苦心经营家业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种人是可取的，那就是追求功名的人。其余三种人，为了他们的目的而珍惜时间又有什么可贵的呢？惟有君子担心流年似水、时光易逝，感叹义理没有密尽，害怕虚度此生，非常担心德性有所欠缺，不能达到至善至美而错过一生。这样才称得上真正的珍惜光阴。今日不能再拥有，应当珍惜今日的大好时光，这好像救火与逃亡的紧迫念头，实践天赋的品格，达到人性美好的心愿。不担心没有时间，只担心浪费时间。倘若没有荒废时光，那么自己的心中就会非常快乐，就算在旦夕间离开人世又有什么遗憾呢？不然的话，就算长命百岁，只不过是虚度光阴罢了。

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就会整天心神不定，那是因为担心别人的诽谤和赞誉；不努力学习就会成天愁眉不展，那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荣誉和耻辱，这是做学问之人的通病。

冰块遇上烈火，一定很容易被溶化掉。但是用炽热的炭火来溶化坚硬的冰块，那必定是慢慢地溶化直到溶尽；溶尽后仍然很寒冷，又必须慢慢地加热才能升温；升温后慢慢达到沸点，然后又要经过缓慢的过程才能蒸发完，所以，学业哪里会有快速学成的道理呢？因此会学习的人不会生出急于求成的心思，而是循序渐进从容不迫地积累才华与学问。做学问的关键，是要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认识理解得十分透彻，但要以心中的正宗的道理来分析理解并取舍它们。

对待他人友善的确是一种好想法。可是那些天性凉薄的人，对待别人总是冷漠而没有情感。道路不相同的人，违背别人的观点而且听不进去任何劝导。强迫别人听从并实施多种手段，这是儒家应当加以力戒的。孔子倡导“启愤、发悱、复三隅”，“中人以下不语上”，这难道不是诲人不倦的好方法吗？不然对双方来说都没有好处。所以美妙的音乐不用多奏，深奥的教义不可随便传授。

搜罗百家学说的人，大多有浩瀚的辞章；独自探究一家学说的人，大多有本人独到的见解。做学问的人想以有限的生命，博采众长以抵达学海的彼岸。以自己急躁的心思，来探究蕴藏学问的真谛，那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吗？所以做学问的人贵在有所选择。

偶尔也要露才华

（唐）李白

大鹏一旦乘风而起，便会像旋风一样直上九万里云霄。即使是风停了鹏鸟落下来，还能够掀动大海。时人见我常持不同见解，听见我的豪言壮语都报以冷笑。岂不知孔子当年都觉得后生可畏，请那些年尊的长者千万不要轻视我这初出茅庐的少年。我听到天下谈论世事的读书人在一块儿闲谈时说：“活在世上不愿封为食邑万户的候，只希望能和韩荆州见一面。”为什么使人敬仰爱慕竟然达到这个地步呢？难道不是因为您有周公的作风，亲身做他那吐哺、握发以待贤者的事，使天下有才德的人争先恐后地依附您，一受到您的推荐，名誉就立

刻提高十倍，所以，隐居待时的豪杰，都想要从您这儿得到名誉，确定身价，您不因为自己富贵而对他们傲视，也不因为他们贫贱而稍有忽略。那么，众多的门客中自然有毛遂这种人才，假使我能有机会表现才能，也就是毛遂那种人了。

我是陇西的平民，流落在湖北、湖南一带。十五岁就喜欢舞剑，研究军事学，到处结识地方军政长官；三十岁已经写得一手好文章，遍访朝廷上的大官。虽然身高不到七尺，可是雄心壮志超过万人之上。王公大人都称赞我有气节，守正义。这是我过去的心事，怎么敢不完全告诉您呢？

您建立的功业等于天神，您的伟大品德感动天地，文章论述自然法则，学问研究天道和人事的精微。希望您推心置腹，和蔼接待，不因为我行长揖之礼就拒不接见。如果用盛大的宴会来招待我，任我自由谈论，请您一天让我写上万字的长文，我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写成。现在全国的读书人都把您看成是评定文章的优劣、衡量人物高下的权威，一经过您的赞赏，便被大家公认为品学兼优的人。您何必舍不得台阶前面一尺大的地方，让我扬眉吐气，意气凌云呢？

从前东汉的王允做豫州刺史，还没到任，就聘请旬爽出来做官；到任以后，又聘请孔融出来做官。晋朝的山涛做冀州刺史，考察选拔三十多个人，有的人甚至做诗中、尚书等大官。这是前代赞美的事。您也曾经推荐过严武，进到朝廷做秘书郎。这当中您还推荐了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一类人，他们有的因为有才名而被人们知道，有的因为清廉而被人们尊敬。看到他们感恩戴德，感激奋发，大力发扬忠义之气，我总是因此十分感动。知道您用真心对待严武等优秀人才，因此，他们不依附别人，而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伯乐。假使您有什么危难用得着我，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学问的核心是中庸之道

（明）吕坤

怠慢懒散时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功夫，轻慢之时可以看出一个人检点省察的功夫，喜怒时能看出涵养的程度，患难时看得到一个人的力量。

晋升考试时，碰上治学的试题，要经常用知和行来进行对比。试着思索知道了什么？做了些什么？碰上治理为政的试题，总以教和养来进行比较。试着考虑为官的养了什么人？教导了什么人？倘若仅仅用来作为吹牛拍马的浮谈，用来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来向国家邀功获利，这又和欺瞒哄骗有什么区分呢？我们这一辈人应该反省自己警示自身啊！

圣人把见义不为看做是没有勇气，世上读书人把知而不行看做是无知。圣人体察之后认为有三种大的品质，称为智、仁、勇。世上学者只谈认识和实践。但是一个都不明白，谁说得准确呢？我以为自从道德观念形成以来，修道的功夫只有两种，一种是精确体察，一种是专一固守。几乎所有的圣人传授坚持的，都可归属于这一原则。假若不精心辨察那就是鲁莽放肆，不专一就是凭空想像。所以要思考、学习、以增加知识，要亲自体验，以达到明辨，力争完善；要虚心询问，用心体察，做到不偏不倚，坚持中庸可避免过失；要懂得认识并不难，只有行动才难，不要以为有了认识就可以满足；应该不断进取，既然具备了认识就应该坚持不变，要知道没有明察仁善还到不了真诚的境地。

假如是从品质本性中生成的事物，无论生与死都不会改变；倘若是从见识中获得的，那么有时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君子以见识来修养品德和性格，只要德性坚定，那么生死都不会变化。

昏弱这两个字是安身立命的最大阻碍，假如不能去除这两点的影响，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学问上的功夫，就算是天生晓事的圣人也不敢荒废。假如不是从学问出发，就算干出了

惊天动地的事业，都只不过是气质的作用。伟大的事业怎能不夺目耀眼，但要放在圣人的天平上，还肯定有不妥之处。学问的核心是什么呢？无论什么事都应该坚守中庸之道。

做学问的人即使读尽经典古籍，贯通古今，涉及事物，谋划现实，也还担心自己一旦作官，仍不能有所建树；为官一方修政治办实事，安抚民众，只怕时间不够，惟恐一旦晋升，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华。此种心态才是真实的。真正的做学问，就是无论治学还是为政都应有所作为。

少年时应当进德修业，中年时应该明道立德，老年就应达到义精仁熟。假如过了五十岁尚不能坚定德性，那么五十岁以后将会更懒散，更昏弱，更不用谈什么中兴立业，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世上没有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才艺超群也不足以自满，美德善行是人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能达到尧舜、周公、孔子那样的地位，就是有缺陷，有缺陷就应该感到惭愧，怎么能谈得上骄傲呢？

有祈求上苍的学问，有通达天意的学问，有与天合二为一的学问，有替天行道的学问。刚开始学习圣贤之道时，每个人都应心怀敬意，在终止时，应该恭敬而安宁。

片面的学问不能用来谈论普及的大道理；混杂的概念不能用来阐述简明的事情。

最精深的理论，只要潜心思考不断探求，不厌倦，就能掌握；最难办的事，只要努力奋斗，不急躁，也能办成。

做学问的首要功夫，要心神气定，不浮躁。

读书要以书随我，不要以我随书

（宋）陆九渊

今天世上浅薄的人追求声色美味，好一点的在追求富贵通达，再好一点的追求文章技艺，还有一部分人什么都不追求，却在那儿大谈学问之道，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判断他们：私心太重。

人本性中的善良之心，虽然有时会被外物所沉溺，但从来没有全部被灭尽消亡。那些下等的愚昧和不肖的人，之所以会让自己和圣人君子的境界隔绝，主要是他们自己自暴自弃而不主动地求索。如果能回过头来去向好的方面追求，那么对的和错的，好的和坏的将会是很明白的；向好的方向走还是向坏的方向走，将不用依靠外力作用，自己就能做正确的选择。

读书要切切实实戒除慌慌忙忙的毛病，只要深入其中，仔细揣摩，就能获得美好滋味。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暂且放过，切身关己的地方则要抓紧思考清楚。自己肯独立思考就会保持精神的健康，附会盲从书本只会使自己的精力白白浪费。以这些话告诉和我共同研习学问的弟子们，千万不要被某些坏书害了自己的本心。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清）郑燮

认为自己有过目成诵能力的读书人是最不能成事的。眼中草草看过，心里匆匆记过，人的心智总归有限，一篇一篇应接不暇，就像看名山秀水中皎好的颜色，一晃而过，能留给自己的东西并不多。从古至今过目成诵的人，哪一个能比得上孔子呢？孔子读《易经》读得编竹简的皮绳都断了好几次，不知道他反复阅读过几百几千遍了。深透之言，精妙之理，越探求越明晰，越揣摩越深刻，越深入研读越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是止境，虽平生通晓安然行事的真义，但并不放松勤勉学习的功夫。苏东坡读书不用两遍就熟记了，但他在翰林院时读《阿房宫赋》至深夜四鼓，服侍他的老吏觉得他很辛苦，而东坡却攻读不倦。哪会因为读一遍就

能记住，便就此了事呢！

过目成诵，还会存在见什么读什么的弊病。比如像《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好的文章，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为最好。反复诵读，让人欣喜感动，也就是这么几段。如果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的话，岂不是糊里糊涂的蠢汉！还有那些小说家写的文章，各种传奇滥曲及打油诗词，也要过目不忘，就像一个破烂厨柜，臭油坏酱都装在里面，那种恶浊肮脏也叫人受不了！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清）顾炎武

近来，我来往于南北之间，很受朋友们的信任，把我推崇为师长。我感到，朋友们这样做，真如向盲人问道一样。我常暗暗叹息多年来做学问的，往往大谈心性，其实却糊里糊涂，并不理解。

命与仁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因此，性与天道，子贡从没有在孔子那里听说过。性和命的一番道理，孔子曾在《易经》中表明过，但没有多次告诉过别人。

他回答的话是：“一个人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他谈到自己做学问，就说：“喜欢古代的礼仪制度并勉力探求。”我所说的圣人的大道是怎样的呢？无非有两个原则，一是说对学问要多方面学习，一是说立身行事要明羞耻之心。从自身到天下的大事，都是需要学习的；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至于出仕退隐、礼尚往来、接受辞取给予，都是需要有羞耻之心才能正确对待的。圣人以粗衣粗食为耻，而以天下的普通百姓未能受其恩泽为耻。所以孟子说过：“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无不具备于我，回头省察自身，那么这些道理都像厌恶臭味，喜欢美色一样，要自觉去实行，不能勉强。”读书人不先谈羞耻之心，那就是没有根本的人；不爱好古人的原则并广博学习，那就是研究空疏的学问；无根本之人，讲空疏之学，即使每天都向圣人学习却也会离圣人的境界很远。

学问不要舍易求难

（明）王阳明

有人说：“道的大的方面，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也能明白。至于那些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详细情况以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微妙处，必须等学会了以后才能知道。如今在温清定省上谈孝，谁人不知呢？至于舜未禀告父亲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兴师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墓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出一个是非标准，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据。然后人的心智才能不被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这话是对的。只是后世的学者忽略了那容易明白的道而不去遵守，却把那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这正是所谓“道在近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愚妇和圣人是一样。但只是圣人能达致他的良知，而愚夫愚妇却不能。这正是二者的区别。

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圣人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用其良知以细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所说的学问是不同的。你没有达致良知，却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就是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的弊病。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就像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一样。细节、条目随时变化不可测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所以，规矩确立了，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掌握了；尺度制定了，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尺度也就了然于胸了；良知

能够“致”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对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毫厘之差产生千里之谬，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省察，又将在何处用功？这就像不用规矩却要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一样，我只能看到他乖张谬误、徒劳无功的结果。在温情定省上谈孝，谁都知道，但真能致其良知的人太少了。如果说粗略地知道温情定省的礼仪，就是能够致良知，那么，凡是知道君主应当仁的人，都可以说他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应当尽忠的人，都可以说他致其忠的知了。那么天下的人谁又不是致知的人呢？由此可知，致知必须体现在行上，而不行就是不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了。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更清楚了吗？

舜不禀告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已经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舜考据了什么典籍，请教了什么人，才这样做的，还是舜根据良心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伐纣，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已经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武王考据了什么典籍，请教了什么人，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根据自己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假如舜不是真心害怕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去救百姓，那么，舜不禀告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兵，就是极大的不孝和不忠。

后世的人不专心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却空谈这些反常的事，把它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以求遇事没有过失，这就离题万里了。其余几点，都可以此类推，那么古人关于致知的学问，从中都可以知道了。

学习如登山

（宋）张载

对学习来说，做官要会处事，做文化人要先看志气。所以做官之前先教他学习处理事情，让他们先树立志向，志向是教育最重要的问题。

扩大自己的心胸，就能体察天下万事万物。如果没能够体察到万事万物，那么就说明心不专一，心外有心。世上普通人的心，只停留在闻见这样狭小的范围；圣人能够充分施展发挥他的心，不被所见所闻而束缚住他的心，所以当他们的观察天下时，没有一种东西在他的心之外。因此孟子认为全部施展自己的心，就会知人性和天的本质。这样说来，天再大也没有外的东西，是因为人有心外之心，所以能使心和天心相合。见闻所知道的，主要是物和物相接触所产生的知，从德性中循理穷源所得的知，不是仅仅从知性达到的，但不以实际的礼加以训练，那性还并非能有所成，所以用知识和实际的礼结合来养成性，道义就会表现出来，就像天地按照它们应有的规则变化运行一样。

说话中有教育内含，行动符合法则，白天有所作为，晚上有自己心得，休息有所存养，瞬间心存正义。

认知道德以大中为根本目的，可以说是把握了问题的实质。选择中庸之道坚定不移地执行它，就是到达目的的具体过程和方法，只有知道学习然后才能有勤奋追求的动力，有了动力，然后就会逐渐进步，从而达到目的。

孔子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是说由最繁杂到最简洁，能使人不背离正道，不误入歧途。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和《易经》中所谓有“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这是告诉人们只有学习前人的经验才能有所创新。考虑分析前人未做到的而今天自己达到了，依靠以往的知识来考察了解今天，都是这个意思。

人如果志向不远大，心里不想学习，虽然在学，但不会有所成就。人在求进的道路上懒惰，自然不会达到目的。自己并非是天生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必须勤奋刻苦到了从心所欲也不违背规矩的程度，才可以放下书本。如果道德本性卑贱，最终也是无法学成的。

学习却不能够发掘掌握其中的事理，这主要是粗心造成的，就像颜回终于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也是在于他的粗心。现在的学习，就像登山峰一样，当他们在宽阔平坦的地方时，都是迈开大步朝前快走，等到了险峻坡陡的地方都止步不前了，这时必须要有刚强勇敢毫不犹豫的精神才能有所前进。

学无始时

（北齐）颜之推

人有坎坷，或者少年青年时没有机会学习，那就应当晚学补学，不可以自认失去机会而放弃。孔子说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帝曹操和袁遗年老了更努力学习，这些人都是从小就努力学习而到老仍坚持不懈。曾子七十岁才开始学习，后来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到齐国游学，还成了硕儒；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竟做了丞相；朱云也是四十岁才开始学《论语》和《易》；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和《论语》，而他们最后都成了大儒。这些人都是年少时没有学而后来学的。现在有人刚成年，就说自己老了而不学，这也太愚蠢了。年少就学，正如日出时的光芒；老了才学，则如点了灯烛在夜里行走，虽比不上日出之光，还比看不见好。

明白六经的要旨，遍读百家的书籍，这样做了，即使不一定能使德行增益，能使风俗整齐，至少还是一种本事，对自己还是有用的。父兄不可能常被你依靠，乡国也不可能常保你平安，一旦流离失所，没有人保护，只好依靠自己了。谚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技”中容易学而有用的，没有比读书更好的了。世上人不分愚智，都希望多识些人，多见些事，而不肯读书，这好比想填饱肚子而懒得去做饭，想身体暖而不肯去裁制衣服。读书的人，自从伏羲、神农时起直到现在，几千年，什么人没识过，什么事没见过，人们的成败好坏当然都已熟知，就是天地鬼神等等，也没有不清清楚楚、了如指掌的。

老庄的书，大意就是修身养性不被世务牵累。所以，老子先是做一“柱史”，后来又西游出关到沙漠；庄周先是隐居漆园为吏，后又辞谢楚王召请不肯为相，这都是放任性情的人。何晏、王弼等人，师法老庄，互相推崇，影响所及很大，那些人们认为神农、黄帝的教化都在自己身上，周公孔子的事业都不放在心上。然而何晏却以曹爽之党的罪名被杀，正触犯了老庄所反对的“死权”（为权而死）的网；王弼则因为多讥议别人而遭忌恨，也陷入老庄所不赞成的“好胜”之阱。还有山巨源因为聚财被讥，也违背《老子》“多藏厚亡”的说法（但山巨源并无这种取财被讥的事，或是王濬仲之误）；夏侯玄因其多才有人望而被杀，也是没接受《庄子》书中支离疏和大樗木故事的启发；荀奉倩妻子死了，悲伤至死，明显与庄子丧妻鼓缶而歌不同；王夷甫悼念儿子，悲痛不已，又不同于东门吴的达观（认为过去没儿子也一样活，今天儿子死了正与儿子未出生前相同，没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嵇叔夜因排俗而取祸，完全不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人；郭子玄做了官炫耀权势，哪里还有《老子》“后身外己”的遗风呢？阮嗣宗沉湎于酒中，也违反庄子把饭食之间列为应戒譬喻；谢幼舆因贪赃而黜官，更直接与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而弃其余鱼的要旨（庄子反对惠施从车百乘，自然更反对贪赃了）相背离。

以上这些人，都是老庄学派的领袖人物，玄宗时被人们所景仰的，而还这样直接违背老庄学说，其他被世俗名利困扰束缚的人就更多得不可言数了。他们只不过是取老庄的清谈雅论，宾主之间互相探究分析，作为娱心悦耳的消遣，这并不是济世救俗所需要的。

第二章 做人要先立定志向

（明）杨继盛

人需要立定志向。有的人立志要做有德的人，但后来却变成无德的人。如果开始不先立下一个坚定的志向，那么长大后没有固定的志向，就会无所不为，成为天下无德的小人，众人都会轻贱、厌恶他。你立志要做一个有德的人，则无论做官不做官，人人都会敬重你，所以做人首先要立起志向来。

心是整个人的主要器官，如树的根，果实的蒂，不能先坏了思想。头脑里如果存在公道，那么他做出来的事必然是好事，他便是有德行的人。如果满脑子都是个人的欲望，虽然做点好事，也是有始无终，虽想伪装好人，也会被人识破。这正像树根衰了，则树就枯了；果蒂坏了，则果子就脱落了。

人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书里面有一件好事，就想着将来一定要照着去做；看到一件坏事，则想着以后一定不能照着去做。看见一个好人，则想着以后一定要与他一样好；看见一个不好的人，则想着以后一定不能学他。这样，心地自然就光明正大，做起事来自然也不会马虎草率，这样就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人了。

勤做实事，少说大话

（清）曾国藩

勤奋劳作可以尽职。看看农民父老，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劳动，他们很少生病，我们因此认识到劳动可以锻炼身体，看看舜、禹、周公，他们一辈子都爱劳动，所以他们都能活到高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劳动可以养心。基本上说，勤劳就不容易腐朽，安逸就容易学坏，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勤有五勤：一是身勤：危险遥远的路，亲身去走一趟试试；艰苦的环境，亲身去体验一番。二是眼勤：碰到一个人，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番；接到一篇文章，一定要反复审读。三是手勤：容易被丢掉的东西要随手收拾；容易被忘掉的事要随手用笔记下来。四是嘴勤：对待同事要互相规劝；对待下属要再三指导。五是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认真思考积累起来的智慧连鬼神也能通晓。这五勤都做到，就不会成为不尽职的人。

崇尚节俭可以培养廉政。往年州、县的佐杂人员，在省当差，是没有薪银的。现在每月要发给数十金，而且还嫌少。这就叫做不知。要想做到廉政，首先必须知足。看看各地的难民，讨饭的人遍地，那么我们这些人能够吃饱穿暖有房住，已经是很幸运的啦，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糟蹋东西吗？不仅应当从廉政中得到利益，还应当从廉洁中获得好名声。不贪心，不好虚荣，凡事知足，人人遵守公约，那么社会风气就可以恢复到正常。

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现在社会上事情繁多杂乱，但重要的不外乎四项：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凡是从事这些事的人，在这四项当中，各项中都应该精心解决每一件事。学习军事的就要研究进攻、防守、地形、敌情等内容。学习吏事的就要研究催粮收赋，审理案件，促进农业增产等内容。学习饷事的就要研究人口负担，治理捐税，开辟财源，节制流失等内容。学习文事的就要研究奏疏、条教、公文、信函等内容。研究的方法不外乎“学”和“问”两个字。向古人学就要多看书，向今人学就要多找榜样。向当事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作用和结果。不断勤学苦练，才智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增长起来。

戒除骄傲和怠惰可以矫正社会风气。我在军队里时间长了，虽然不懂得卜卦、算命的技巧，但颇能预见打败仗的征兆。凡将士有骄傲情绪时一定会败，有怠惰情绪时一定会败。不仅将士是这样，凡是官员有骄傲情绪的，也一定会坏事，有怠惰情绪的也一定会出差错。每个人都晚起床，会使全国都是夜晚。现在我与各位约定：多做实事，少说大话；需要出力的

不躲避，有了功绩不自夸。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自己，那么业绩就会从此出现，风气就会从此端正，人材也会从此兴旺起来。

择师定终身

（清）张履祥

事情无论大小，必然有一定的规律。遵照规律办事不仅容易而且最终没有弊端；反之，则虽然用了很大的气力，最终还是失败。因此，不可以不学习。然而想要学习，必须首先拜师。种田必然向老农学习；攻读《诗经》、《尚书》必须跟宿儒学习；往下至巫医百工，各有所传所授，何况为人之道，怎么能够没有地方接受教育呢？

远古的时候，人们互相交换子弟来教育；后来，人们背着书籍去从师；到了近世，人们聘请老师来教育子弟。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教育子弟。皇帝特别重视为儿子挑选老师，因为学问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下自公卿大夫以至庶民百姓，虽然地位的高低和贫富不同，但是，他们为了家庭的根本是一样的。虽然有好的资质，不教育怎么能够成才？即使资质愚钝，父母之心怎么能够不尽责任？中等资质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会变为上等资质的人，反之，失教就会变成下等资质的人。子孙贤，子又及子、孙又及孙；子孙不肖，立刻就会家道衰败，真是可怕极了！近来师道不立，那些为子孙打算的人，哪里知道尊师之道，这比生子却不再聘请老师教育还要可怕。何不想一想，父母是将田宅金钱留给子弟算是疼爱其子，还是将道德留给子弟算是疼爱其子呢？不肖之子，遗留给他的田宅金钱转眼就属于别人了，留给他的金钱却成了他丧身的帮凶，哪里比得上将道义传给子孙可以永世不衰败呢？世上的好老师并没有减少，只要孜孜以求就能够找到，关键是要心存诚敬。司马光虽然说积阴德于冥冥之中可以庇护子孙，然而怎么比得上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聘请贤师教育子弟呢？古称人生于君、亲、师，要事之如一。今天世人只知道不可生而无父，哪里知道尤其不可生而无师呢？

三十岁以前，人的心志血气尚未定型，因此即使非常贫贱，也不可轻易离开老师。要使资质好的子弟义理日进，资质差的子弟离错误邪恶日远，全身保世，必须这样。选择老师必须选那些刚毅正直、老成持重、道德水平高的人，追随终身。

天资聪慧的人也必须学习

（明）吕坤

觉悟的意思，是指自己内心的醒悟。若能看透自己的心思，才是真悟。

明理省事，这四个字是学者最应该重视的。

如今的人不如古代的人，主要原因是没有知识。学问应该从夏、商、周三代以前学起，才能达到光明正大、中庸平和的地步。如今的人只会用秦汉以来的学术观点固执地与人争辩是非曲直，已是很可笑的了，何况以耳闻目睹的某些事情加上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做资本，盛气凌人又不愿听从别人的意见，那实在更加可笑。

世上事，无论大小，都有古人留下的法则可依据，才做了一件事，就要思考古人做这件事时会如何做；才和某个人相处，就要想想古人和这种人交往会如何做。至于起居言行举止，莫不如此，时间长了言行就会与古人吻合，与道相合。要做到这点，最主要的还在于用心，平日修养的功夫在于诵读诗书时就要领会：这一点可以用来作为我去做某件事的方法，那一点又可以医治我做某件事上的毛病，照此做下去，遇事时立刻就会记起这些教导，就可以不加思索了。

就算天资聪慧，还要靠学问来维护。就算天资如圣人一般，也少不得学问这两个字。夏

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出过全才。有的是辜负了天资，有的是缺少修养，纵使有人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认真考察他，还存在许多缺点。

劝学的人总喜欢以功名利禄来诱人；劝人为善的人总喜欢以幸福吉祥来诱导人，可悲呀！

读尽所有谈道的书，多读那些专业技术方面的书，不要读那些闲杂书，应该焚毁那些邪妄的书。

君子吸纳有用的知识，不接纳无益的东西。不知道应该知道的知识就会愚昧，懂得没有益处的知识只能带给人烦恼。功夫全靠冷静清醒时来体现，力量则靠深沉凝重来实现。

万仞高山，若号召大家去攀登，应声而去的人一定很少。所以圣人所走的道路平坦，贤者所走的道路艰险。让人进入狭窄的洞穴，进去的人一定很少。因此圣人的道路宽广，贤者的道路就狭窄了。

倘若用是非来决定做与不做，因利害而萌发悔改之心，这也是很不合道理的。

从帝王到平民百姓，从尧舜到普通的人，都是心中先有急切追求的理想和愿望，而后才能使德业有所长进，事业有所成功。所以说：鸡鸣即起。像舜帝、盗跖那样的人也有自己执着追求的目标。对那些不思上进的人，孔子忧虑地说：“难道没有博弈的人吗？”害怕没有可以执着追求的理想或目标的人，不是成为舜那样的人就成为跖那样的人。如今的君子纵使没有什么作为，还不至于成为跖那样，虽饱食终日，既不做出没于深山幽林的隐者，又不关心天下大事，只是糊糊涂涂地浪费光阴。《易》书上说：“君子进修德业，须及时行动。”是不是如此呢？如果这样自命清高却无所成就，人们是不会相信的。

孟子论及各朝代圣人学习的体会，不外乎是“忧勤惕励”这四个字，其中最令人感到亲切的是：“仰头而思，夜以继日，侥幸获取，坐等天亮。”这四句话不仅可做宰相的座右铭，还可做士人、农民、工人和商人的座右铭。

要始终保持“童心”

（明）李贽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别号宏甫，温陵居士等。明朝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被选为河南辉县教谕，历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我国著名的思想家。

童心就是真心。童心是没有丝毫虚假，纯粹真诚的，是人心初时的根本。如果失掉了童心，也就失掉了真心，也就不再是一个真诚的人。做人如果不真诚，那就完全丧失了为人的根本。

童子是人的根本；童心是心的根本。人心的根本怎么能够失去呢？为什么童心在许多人身上很快地就丧失了呢？原因是在开始的时候，有所见所闻从眼睛耳朵里进入到人的内心，在心中成了主宰，童心于是丧失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道理通过所见所闻进入到人的内心，成为心的主宰，童心便丧失了；随着时间的长久，知识和道理积累得越来越多，那么所懂得的和明白的就日益增多，于是就了解到好的名声人人喜欢，就专门来张扬它，于是童心就这样失去了；了解到坏的名声人人都厌恶它，就专门来遮掩它，于是童心便丧失殆尽了。对于道理的所见所闻，都是因为读了很多书而从儒家经义与明理中得来的。古代的圣人，又何曾不读书呢？然而，他们不读书，童心本来便存在，即使读了很多书，也注意保护童心不让它失去啊。不像一般的学者，因为读了很多书反而使自己的童心受到了蒙蔽。学者既然因为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道理，童心就受到了蒙蔽，为什么圣人又如此多地著书立说来困扰他们呢？童心一旦被困扰，那么，人说出的话就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落实到政事上去，政事便失了根基，把它写成书，则辞不达意。不是内心所具有的就不彰明美好，不诚实也不能

够吸引人，想求得一句纯真的话，成为始终也不可能的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童心既然受蒙蔽，心里便都是些从外面听到见到的知识和道理了。

既然心里装的都是些儒家道理，那么所说的话便都是些儒家的经义与名理了，不是由童心里发出来的。文辞虽然巧妙，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难道不是以假人来说假话，做假事作假文吗？做人一旦假，那么就没有不假的了。既然如此，用假话对假人说，那么假人就欢喜；用假事对假人讲，那么假人就欢喜；用假话对假人谈论，那么假人就欢喜。没有不假的，也就没有不欢喜的了。全部都是假把戏，矮人看不清，怎么能分辨呢？这样，即使世上有最好的文章，都埋在假人之中而没有全部被后人看到，此类事情难道还少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下最好的文章没有不出于童心的。如果童心一直存在，那么大道理也就不流行，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也不会常存。那么就无时不可以作文，无人不可以作文，没有一样关于文字的体裁形式不是文章了。诗为什么一定效法于古选上的，文章为什么一定要效法于先秦？文章发展到六朝，变化成为近体诗，又变化成为传奇、院本、杂剧、《西厢记》、《水浒传》、八股文，贤者说：圣人之道都是古今最好的文字，是不能凭时间先后来论的。所以我由此而想到有童心的人自然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更别说什么《六经》，什么《论语》和《孟子》了。

由近及远，由易到难

（清）康熙

凡是看书，不为书所愚弄才好。比如董仲舒所说：“风不吹树枝，雨不破土块，就叫做太平盛世。”如果真的连风都没有，那么万物如何生长呢？如果不下雨，那么田亩中如何耕作播种？由此看来，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文而已，类似这样的话都不能信以为真。

《易经》说：“日日更新，就叫做大德。”求学问的人一日必须进一步，才不虚度时光。大抵世间的每一种技术和才能，一开始学的时候，困难得使人受不了，好像万万不能成功的样子，因此就放下不学，最后就不能成功。所以初学的人贵在有坚定不移之志，又贵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精干而有上进心，更贵有百折不回、不怕失败的决心。人如果能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勇往直前的精神，精干而有上进心，同时百折不回，不怕失败，那么技术、才能哪有学不成的。

学作文，就像各种工匠学习手艺一样，一定是从容易学的开始，然后由易而难，逐步向前，不能性急，急于求成。《中庸》一书中说：“譬如走远路的人，必须从近处启程；又好比登高的人，必须从低处起步。”人学习作文，也应以此言为法则。

自我满足是学习的大敌

（明）吕坤

做学问之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心胸狭窄、气量狭小。在认识谈论事物时，最怕狭隘冥顽、固执己见。默契的奥妙在于能够超越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和古今圣人，直接与天地悄然接合，又无须同天交谈半句话，只需仰望苍天，就会产生心灵感应。

做学问的人一旦盛气凌人，便不会再有进步。将天和地归纳为一点，就难以进一步寻找；若将这一点发于天地，那么用处就无穷无尽，这种人才称之为大人物。假若自己把自己看做庸人，从不创新立异，好像佛门弟子那样从来不自我满足，不狂妄自大而目中无人，这样的人才能称做是以善服人。心术、学术、政术，这三种学术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分辨清楚。要辨清心术的真诚和虚伪，要分清学术是正义还是邪恶，要分辨政术是王业还是霸业。总体来说，只要心术诚恳，别的就不会差。圣人弟子做学问的要诀，只是要求不做“贼”即可。有人也许会问这是为何？回答是：“做贼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自私自利不顾别人。做学问

的人若在这两方面不能彻底摆脱，那又和做贼的人有什么区别？”

彻底摆脱邪恶的习气，那才是真正的英雄。

用心领会是掌握道理的要诀，所以就必须潜心考虑。如果不这样，就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上；事实须用典故作为依据，所以必须广闻博览，否则，只是没有根据的凭空编造。

苍天与万物都是我们的，只要心灵真诚能够通达的地方，没有不能感应的。倘若遇到抵触，就是自身的修养功夫没有达到。自我修炼达到了通晓自然法则洞察万物的境界，那才是真正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功夫。若达不到这种地步，追悔自责都没有闲暇，又怎么能生出怨天尤人的心思呢？

像尧舜那样伟业有成，像孔孟那样学术有成，这是君子们一生的渴求。有人问：“像尧舜那样伟业有成，像孔孟那样学术有成，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回答是：“把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就是孔子与孟子的学术成就；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这便是尧舜的功德，总体来说这是一样的观念。

假如一个人得了上吐下泻的病，就算天天大吃大喝，也无法改变憔悴的容貌；若是听了就忘，不专心学习，就算天天读书，对自己的成长也没有半点好处。

自然界是慢慢形成的，理和气原来就是这样，即使想快也难以办到。但世间的读书人都喜欢讲一个“快”字，那只不过是没根底的学问罢了。如果每个人都去掉了私心杂念，世上就能天地清静、万物安宁了。学问充满整个天地间，它的气势宏伟壮大。依我之见，根茎应种植于泥沙等九地之下，枝梢须插入九天之上，横枝应拓展到东西南北八方之外，这才算是圆满的功夫，无量的学问。

我自己相信自己，但别人不一定相信我，所以君子应设法杜绝嫌疑。假若胸怀像青天白日一样正大光明，或是如火热水寒一样坦诚真挚，哪里还需要回避呢？所以君子在做学问时首先要懂得信任的重要，只有取得了信任，事情才好办。做学问贵在体会与认识，不去读尽古今书籍，只要读一部千字文，就能让自己终身受益。假如不去体会和认识，就算把自古以来的每一卷书都记得烂熟，也只算是博学而已。那些学识只会让人口若悬河、文风飘浮、助长盛气、增加傲慢而已。所以君子做学问贵在体会与认识。

登泰山而小天下

（战国）孟子

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天下变小了，所以见过大海的人就难被一般的江河所吸引，在圣人门下受过教育的人就很难被一般言论所打动。

君子运用一定的方法在学问上达到很深的造诣，就是希望自己能自觉地获得学问。自觉地获得它，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能够牢固地掌握它，就能积累得深厚；能够积累得深厚，那能左右逢源地获得知识。所以君子就应该自觉地求得学问。高明的木匠不会因为笨拙的学徒而改变或抛弃操作时用的墨线；善射箭的羿也不会因学射箭的人笨拙而改变弯弓时应达到的限度。君子教人，也像羿教射箭一样拉开弓却不射箭，只是示范性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他立下一个合乎中道的学习原则，能接受这个原则的人就能跟上去。

难道人最怕的事是不能胜任吗？不是。而是在于不去做呀。慢点儿走，走在年长的人后面就叫做悌，走得很快，抢在年长的人前面就叫做不悌。慢点儿走，难道是人们不能做的吗？是不去做呀。尧舜之道，也只不过是孝悌罢了。你穿尧的衣，讲尧的话，做尧所做的事，那你就是尧了。你穿桀的衣，讲桀的话，做桀所做的事，那你就是桀了。

仗着自己的权位高而发问，仗着自己的贤能而发问，仗着自己的年长而发问，仗着自己的功劳大而发问，仗着自己的交情深而发问，所有这些我都不予回答。

心这种器官善于思考，一加思考就能得到人本来的善性，不思考便得不到。

君子对待自然界的万物，爱惜它却不施以仁德；对于天下的人民，以仁德相待却不亲爱。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

男孩一出生父母便愿意为他将来找个好妻室，女孩一出生父母便愿意替她找个称心的丈夫，做父母的这种心愿人人都会有的。

父母的过错大却毫无怨言，这就越显得与父母疏远；父母的过错小却一味抱怨，这就越说明做儿子的一点小小刺激也受不了。过分疏远自己的父母，固然是不孝；受不了一点小小刺激，也是不孝。

人之不同，在于学习努力不同

（清）康有为

学习，就是摹仿。自己有不知道的就要向知道的人摹仿；自己有不会做的，就要向会做的人模仿。如果自己都已知道、都已会做，而大家也都已知道、都已会做，那还学习和摹仿什么。所以自己不知、不会，而要想知、想会，就必须努力学习。董仲舒先儒曾说：“努力学习知识，就可博见广闻而聪明起来；努力奉行圣人之道，就可有好的道德情操，在社会上成就一番事业。”

人的本性，是天赋的，是自然生成的。不仅人有，禽兽有，草木也有。药草中的附子性热，大黄性凉就是如此。人之被称为人，与他的本性相差不远，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也。”相近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如果只依靠人的本性而不学习，那么人们都是一样。一样吃东西、一样听声音、一样看颜色、分不出小人和君子，所以只有天赋之本性而不学习，那么人与禽兽还有什么不同？都有视听运动的器官，都会对视听器官的运用，人类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学习这件事，只有人能做到，是尽力所为而不是任性发展的。这一点，不仅木石做不到，草木做不到，禽兽之类的动物也做不到。鹦鹉能说话，舞马会跳舞，但是不能传授技能，也不会使技能发展，没有师友之间的相互学习，也不会有灵感的冲动。只有愚笨自安，为人类所用。犀牛、大象是很庞大的，但是人能使用它们；虎豹是凶猛的，但是人能控制它们。这就是因为人能依靠智慧而知道学习。安于本性而使人愚笨，努力学习而使人聪明。

所以学习只有人能做到，顶天立地高于万物。到京师的人，会说燕地语言；到吴越去的人，会说吴地语言；结交达官显贵的人，他的车马服饰都很华丽。这都是受外在力量影响的结果。如果一辈子不出乡里，老死于穷乡山野之中，虽然有的也很富庶，但总是朴陋可笑，原因是视野窄狭，不能向外界学习造成的。避居乡野，尚受到如此之限制，况且与那些见识广阔，接触万类，努力向圣人学习的人相比呢？

同是社会上生存的物类，由于人能学习，所以为万物之灵，不同于其他事物；同是人类，努力学习的则不同于普通人；同是做学问的人，知道得多则胜过知道得少的人；同是博学多闻的人，而博古通今则胜过只有某方面知识的人；百业贯通的人，则胜过长于一业的人；通达古今事理，熟悉事物发展规律的人，则超过那些抱残守缺、拘泥成法、牵强附会解释事理的人。所以人之所以不同，在于努力学习的程度不同，如此而已。

循序渐进才能达到深谋远虑

（明）吕坤

学问必须通过讲解而后才会明白，讲授又必须直观而后才能深入细致。孔子同道家的老师、学友不厌其烦无所不问，彼此间从不敷衍，这便是所说的经过辨别、探讨就更明了事理。因此那个时候道家的学问大放光彩，好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没有丝毫遮掩。讲学之道也